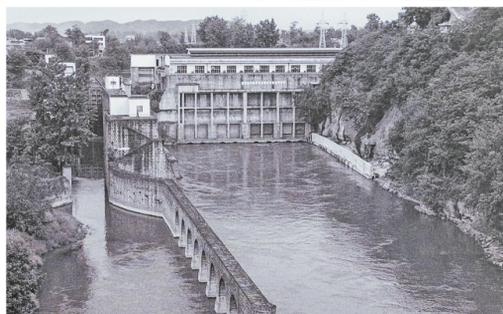


# 涪江之上 藏在新旧电站里的光阴故事



▲三块石电站建设者保留的相关图书、资料。  
记者 李雨恒 翻拍/视觉重庆

▲三块石电站。  
记者 李雨恒 翻拍/视觉重庆

▲已投用的双江航电枢纽工程，以航运为主，兼顾发电、河道生态修复等综合利用效益。  
记者 李雨恒 摄/视觉重庆

## 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

日前，首批川渝合作重大项目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——双江航电枢纽工程首台机组在潼南成功并网发电。双江航电枢纽工程建成投用后，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.85亿度，船闸年通过能力为936万吨，将进一步畅通涪江“黄金水道”，为重庆及四川沿江地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。

双江航电枢纽工程的投用，也宣告着距其咫尺之遥的潼南三块石电站，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，从此时光清浅、岁月静好。

建成于1979年的潼南三块石电站，让潼南实现了城乡全面通电，从缺电县一跃成为余电县，并开始向外送电，在潼南乃至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涪江之上，双江航电枢纽工程和三块石电站新旧两座水利工程，仿佛两个时代互相守望。近日，重庆日报记者走进潼南，深度挖掘两座电站背后更迭与传承、历史与今天的故事。



▲涪江穿城而过，潼南区的桂林坝、新林坝发展成重庆面积最大的无公害蔬菜基地。（摄于2024年8月27日）  
记者 李雨恒 摄/视觉重庆

▼潼南三块石电站已停运，电站附近已发展成了繁华都市。  
记者 李雨恒 摄/视觉重庆



时间回到1976年6月18日。当天，中共潼南县委第三届五次全委会召开，会议主题是讨论修建水电站事宜。

会中，时任潼南县委书记何绍兴修地站了起来，有力地挥动手臂，指着会议室昏黄如豆的灯光，大声说道：“同志们，请看呀！这就是我们县委机关的电灯，这和煤油灯有啥区别！在城镇，在农村，在广大的老百姓那里，比这里还好吗？在工厂，在企业，在一间间车间里，比这里还好吗？如何改善生活？如何提高生产？如何

“当时四川省水利厅专家组现场勘察，决定采用筑拦河滚水坝、混合式长引水渠方案。”苏应光告诉重庆日报记者，具体来说就是在涪江畔的桂林坝三块石处筑滚水坝，拦截涪江，引水流入15公里多长的运河，至莲花寺处建电站发电。

建设方案确定，潼南就立即组织设计、施工。“那时穷啊，哪里请得起专业设计单位、专业施工队伍呢？”何绍兴把全县会点技术的人都召集起来，测量、规划、设计、质检……

建电站就得建大坝，建大坝就得装闸门。当时，最近的闸门生产厂在四川省夹江县。

“一是没钱购买，二是一道闸门重达

当时全潼南用电量只需1000多万千瓦时，多出的电怎么办？苏应光剥开一颗橘子，思绪却依旧在往事里飘荡，“当时潼南周边的遂宁、蓬溪、大足、合川等地用电都比较紧张，时任潼南县长李仁守就想着能不能把电卖出去。”

要把电“卖”出去、输送到周边，就必须经过变电站。李仁守多方打听，得知周边地区仅有铜梁建有一座变电站。

“当时一千瓦时电价仅有三分五厘，经过协商，铜梁变电站以每千瓦时电提成两厘的费用帮我们把电输出去。”苏应光记得，在此后几年时间里，李仁守奔走于潼南周边地区协商卖电，他也由此被许多人称为“卖电县长”。

## 历经波折 三块石电站终上马

抵抗灾害……大家说，我们的电站，要不要修呀？”

“要！”会场响起炸裂般的呼声，爆发经久不息的掌声……

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……那时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有电。”今年81岁的苏应光曾任潼南水电厂党委书记，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。

20世纪50年代初，潼南建起了第一座火电厂，县城亮起了第一盏电灯。但煤气发电容量不大，尽管潼南之后又建了几座小水电站，

但依然不能满足县城居民的用电需求，广大乡村基本仍处于油灯时代。

因为缺水，当时修建的很多水利设施、提灌站等也无法正常使用；而在水涝之年，穿境而过的涪江和琼江肆虐，许多农作物颗粒无收。

涪江绵延700余公里，是流经潼南最大的河流。奔腾不息的水流里，蕴藏着巨大的电能。

潼南县委于1963年10月首次向当时的四川省水利厅报送了在涪江上兴建引水式电

## 人定胜天 6万人肩挑背扛终建成

20多吨，即使有钱买也运不回来。那就自己设计，自己制造吧。”2月16日，潼南城区，苏应光家中，老人翻阅着当年的记事本，缓缓讲述，“邓师傅接下了建闸门的活路，可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，怎么设计？怎么制造？”

于是，邓师傅背着装有铅笔、直尺、圆规、纸张等鼓鼓的包裹，日夜兼程，奔赴300里外的夹江。学成归来后，他在简陋的工棚里，一遍遍设计、推翻、重来，图纸堆得比人还高，终于给涪江装上了“门”。

后来，人们都叫邓师傅为“邓闸门”，他的本名反而没人记得了。

在“邓闸门”研究给涪江装“门”时，6万多潼南儿女风餐露宿、夜以继日地开挖运河、修筑

大坝。

那时，没有大型机械，为事半功倍，以一当十，无数的“邓闸门”出现了，他们纷纷自行设计“土办法”：铺设轻便轨道，“土火车”便捷地运送挖填的土石方；凭借落差，“水推沙”法将场内泥沙抛入水中，被快捷地带走；发明“竹笼法”，编制长长的竹笼，装满石块抛入涪江截流断面，拦堵激流的江水，大坝顺利合龙；没钱买压路机，“水泥碾碾”法用水泥钢筋浇筑10多吨重的大碾碾子，碾压夯实大坝……

全县的壮劳力都在涪江畔集结，按照军队建制，以县以下的区为团，以区以下的公社为营，以公社以下的大队为连，以大队以下的生产

## 电量节余 “卖电县长”四处卖电忙

苏应光至今保存完好的记事本上，详细记录着1981年至2012年期间，三块石电站的“卖电”情况：总计“卖电”四亿多千瓦时，收入接近2000万元；电力先后“卖”往周边的铜梁、蓬溪、遂宁、合川、大足等地。

这些从三块石电站源源不断输出的电力，不仅奠定了潼南的工业基础，也促进了潼南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。

统计数据显示，因电力充足，仅在1980年潼南就新建了二轻企业第二缫丝厂、轴承厂、阀门厂、印刷厂、翠屏成衣厂等，全县城镇集体工业企业发展到41个，其中二轻企业12个，全县固定职工1591人，固定资产原值4711万元，流动资产5906万元，年工业总产值达1005万元。

“三块石电站还奠定了潼南‘西部绿色菜

都’的发展基础。”潼南区地方史研究会会长杨昌庆介绍，潼南是传统农业大县，沿涪江两岸自然形成的冲积平原是农业发展的主战场，但在旱涝交织的时期，十年九灾，涪江沿岸多为不适宜耕作的沼泽地。运河开凿，电站建设筑成了千里涪江第一坝，奔腾的涪江被驯服，花园濠、杨柳濠等长期用来泄洪的水淹地变成了沃土良田，整个涪江边的桂林坝、新林坝成为今天重庆面积最大的无公害蔬菜基地，主要供应重庆中心城区和成都及周边地区。

“以前这里是水淹地，现在是土质肥沃、土壤富硒的蔬菜基地，种出来的萝卜个头大，又水灵。”潼南区桂林街道双坝社区居民刘世平是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，“一般早上6点钟开始摘，12点钟左右新鲜蔬菜就能到重庆、成都的菜市场了。”

站的规划报告，并于1966年决定建设“三块石电站”。

“当年8月份组建指挥部，随即在乡间调石工1000余人，采石备料。”虽已是耄耋之年，苏应光对当时的情形却记忆深刻，“1967年四川省通知电站项目上马，后面又遇到动乱年代，三块石电站全面停工。”

1975年底，潼南百废待兴，现代化农业、工业建设能源需求更加旺盛，电力供需矛盾异常突出。

1976年6月，中共潼南县委三届五次全委会作出了《关于加速三块石电站建设的决定》，提出“自己动手、全民办电、土法上马、自筹资金、国家补助、国社办修三块石电站”，1977年2月正式获批。

队为排，组建了10个团、56个营、563个连、3643个排。

在夯筑河堤时，100多人紧攥手臂粗的纤绳，喊着嘹亮悠长的号子，拉动10多吨重的水泥钢筋大碾碾子，轰隆隆地滚挪碾压。

在大战“猪拱塘”时，双江团千余人，打着赤脚，冒着寒霜，在1米多深的淤泥里，一瓢一瓢地舀干2万多立方米的深坑积水，并从2里之外挑来3万多立方米的鹅卵石镇填。

在会战“长岭岗”时，柏梓团、塘坝团、复兴团、城关团数千名，挥动钢钎，扳动钢钎，抡动大锤，一点一点地掘，一寸一寸地锤，苦战一个冬春，开凿20余米深、30多米宽的土槽……

1979年9月15日，三块石电站第一台机组发电；1981年3月，第二台机组发电；1985年11月，第三台、第四台机组发电……三块石电站年发电量达到1875万千瓦时，让潼南从缺电县一跃成为余电县。



▲2月15日，潼南桂林街道双坝蔬菜基地，村民在采收白萝卜，每天有上百吨优质蔬菜从这里走向城区市场。  
特约摄影 钟志兵/视觉重庆

## 新旧更替 进一步升级涪江“黄金水道”

2018年，潼南航电枢纽建成，涪江潼南城区段水位被抬升，三块石电站由此失去水位落差，丧失发电功能。

涪江之畔，三块石电站在走过近40年的峥嵘岁月，听过无数次晨钟暮鼓，伴过一季季潮起潮落后，从容地退出历史舞台。前不久，就在三块石电站下游500余米处，首批川渝合作重大项目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——双江航电枢纽工程首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。

“双江航电枢纽是重庆境内涪江段最后一道梯级，是一座以航运为主，兼顾发电、河道生态修复等综合利用效益的航电枢纽工程。”潼南区委党校副校长王开富介绍，双江航电枢纽工程首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，将源

源不断的电能输送至电网，不仅确保了周边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与工业生产用电的稳定可靠，也为毗邻地区的新能源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涪江源于四川松潘，流经四川绵阳、遂宁等多个县市，最终在重庆合川区汇入嘉陵江，沿江沿线经济繁荣、人口密集。然而，受限于狭窄的航道和较浅的水位，涪江长久以来都未能充分发挥其作为“黄金水道”的潜能。

双江航电枢纽工程建成投用后，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.85亿度，船闸年通过能力为936万吨，将形成四川绵阳至重庆合川渭沱、总长370公里的涪江“水上高速”，对于提升嘉陵江干支流通达能力、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交通互联互通、推进涪江沿线地区对

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由此，潼南也将成为成渝中部毗邻区域重要的港口城市。

不仅如此，双江航电枢纽工程上接四川省遂宁市三星航电枢纽，下连潼南航电枢纽，兼具航运、生态修复、水资源开发、防洪灌溉、发电等综合效益，将进一步畅通涪江“黄金水道”，实现涪江从区间季节性通航到高等级全流域通航的重大跨越，为重庆及四川沿江地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。